我与昆曲

张允和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我与昆曲

张允和／著
庞旸／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昆曲 / 张允和著；庞旸编.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06-7188-7

Ⅰ. ①我… Ⅱ. ①张… ②庞… Ⅲ.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8372 号

选题策划：徐福伟
责任编辑：徐福伟　　装帧设计：苏艾设计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长荣健豪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45 千字　图数：15 幅
印张：9.5
版次：2017 年1 月第1 版
印次：2017 年1 月第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序

楼宇烈[1]

日前，庞旸女士给我来信说，由她编选的张允和老师的《我与昆曲》一书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希望我能为此书写一篇序。九年前(2002年)张老师的《昆曲日记》出版时，我曾写过一篇序，这次庞旸女士把张老师涉及昆曲的散文、讲话、书信集在一起出版，让关心昆曲、热爱昆曲的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张老师对昆曲艺术的深厚感情和深刻见地，诚可谓功德无量。

张老师生于1909年，卒于2002年，可谓是20世纪的同龄人。她一生与昆曲结缘，学习昆曲、研究昆曲、积极参加曲社活动、组织领导曲社、广交专业昆曲演员和业余曲友，为继承发扬昆曲艺术不遗余力，见证了20世纪中国昆曲艺

---

①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昆曲研习社第三任社长。——编者注

术的兴衰史。所以，当年我在《昆曲日记》的序中称，该书为“一份珍贵的当代昆曲史料”。如今，本书又把张老师所有有关昆曲的文字收入，其史料价值无疑就更为珍贵了。

20世纪60年代初，经吴则虞先生介绍，我加入俞平伯先生领导的“北京昆曲研习社”，由此而结识了张允和老师。那时，每周六晚研习社在和平门外陆剑霞老师家有拍曲、唱曲、排身段等活动，我每次去几乎都能见到张老师，她热情地接待每一位曲友，帮助拍曲老师指导我们这些初学者学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平时假日，她也会邀请我们这些晚辈到她家中做客，谈谈昆曲、唱唱昆曲，讨论讨论曲社的事，拉拉家常，十分亲切温馨，她先后在景山后街的家和朝阳门南小街的家，都是我常去的地方。

1987年张老师把领导“北京昆曲研习社”的重担交给了我。由她推荐，经社员大会选举，我当了研习社“主委”，但由于我当时学校行政和教学工作比较忙，对曲界各方面的朋友也不是很熟悉，所以许多国内外曲社间、曲友间的联络、联谊活动还都是靠张老师来做的，研习社的许多重要活动也都是在她的建议和指导下进行的。我在《昆曲日记》序中就提道：“当她听到昆曲在2001年5月18日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的消息之后，虽然这时她的身体已很虚弱，但对这一继承发扬昆曲艺术新曙光的出现，仍欢欣鼓舞，兴奋不已。她一方面积极向曲社提建议，为曲社的工作出谋划策，同时亲自出马积极与海内外曲友联络，探讨弘扬昆曲艺术的问题。”张老师对继承发扬昆曲艺术的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心中，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谨以此短文悼念张老师仙逝十一周年，兼充本书之序。

斯人已逝，斯文长存！

2013年9月9日

目 录

序 （楼宇烈）... 001

辑 一

亲爱的父亲 ... 003

我与曲会 ... 014

悼笛师李荣圻 ... 025

昆曲 ... 028
——江南的枫叶

江湖上的奇妙船队 ... 031
——忆昆曲“全福班”

我是老虎 ... 050

小丑 ... 058

漫谈昆曲 ... 069

七十年看戏记 ... 089

二次亮相　094

从《双熊梦》到《十五贯》... 099
——半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四妹张充和的昆曲活动 ... 103

美国归来话曲事 ... 108

不须曲 ... 112

一介之玉顾志成 ... 121

同舟共济 ... 129
——哭铨庵

曲谜传友情 ... 133

人得多情人不老 ... 140
——纪念俞平伯先生和夫人许莹环

风月暗消磨,春去春又来 ... 146

张闻天教我国文课 ... 150

辑　二

致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小组 ... 157

致张充和 ... 158

致匡亚明 ... 161

致马少波 ... 163
致传字辈先生们 ... 165
致许姬传 ... 167
致蔡正仁 ... 170
致陈朗 ... 173
致俞琳 ... 175
致胡忌 ... 180
致俞平伯 ... 182
致陆萼庭 ... 185
致姜德明 ... 188
致过士行 ... 190
致曲社 ... 193
致王世瑜 ... 195
致姜椿芳 ... 197
致张元和 ... 199

辑　三

昆曲日记(节选) ... 205

附 录

妻子张允和 （周有光）... 279
永远活在我心中的允和二姐 （王湜华）... 285
张允和老师的昆曲情缘 （欧阳启名）... 288

编后絮语 （庞旸）... 292

辑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亲爱的父亲

1938年深秋，那时我和有光在雾都重庆有一个温暖的小家。一天早上我正要到枣子岚垭去参加曲会，有光问我："今天还要去吗？"我说："是呀，有什么事吗？"他支吾着："我没什么事，你去吧。"往日我每次去，他总要说"早点回来"，今天话语有些吞吞吐吐，神色不对。我有些迟疑，但还是去了。心里不踏实，只唱了一支曲子就匆匆赶回了家。一切却是很平静的样子，照常的午休、下午茶。晚饭后，有光轻轻地走到我身边，拿给我看一封电报："父逝，告弟妹。"是大姐打来的。

我把电报放在枕头底下，整整哭了一夜。

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父亲、母亲都没有了。父亲在世时，即使相隔再远，也总幻想有一天能全家相聚，再重温童年幸福的生活。父亲去了，

那无限美好的时光将永远只能留在梦里了。

1921年，父亲坐在母亲的棺木旁，久久凝视着母亲年轻美丽苍白的脸，凭人怎么劝也不让盖棺盖的情景，一遍遍在我眼前出现，如今他们又团圆了，母亲还是那么漂亮吗？我的永远不老的父亲、母亲……

我的曾祖父张树声清同治年间曾在苏州任江苏巡抚，后升任两广总督等职。曾祖父生有九个儿子，祖父张云端是长子，曾任过四川川东道台。祖父膝下无子，父亲是从五房抱过来的。父亲四个月时正好祖父要上任，就带上父亲和奶妈乘船同去。船日夜行驶在惊涛骇浪中，巨大的声响伤害了小婴儿的耳膜，父亲从此终生听力不好。

祖父死在任上，父亲回到安徽合肥张家老宅。

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座，也算得是望族。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东乡的田大多是李(即李鸿章)家的。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很开明。张家和刘、李两家都有姻亲。

当地有民谣《十杯酒》，记得其中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

家里有万顷良田，每年有十万担租，是典型的大地主

家庭。父亲可能是因为很早就离开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他完全冲出了旧式家庭的藩篱，一心钻进了书堆里。这个家庭带给他的最大便利和优越条件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他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

父亲十七岁结婚，妈妈比他大四岁。达理知书温良贤德的母亲不但担起了管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关心、帮助父亲。

辛亥革命后，1913年，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那时我二十二个月大，叫名（虚岁）三岁。我们住的是一个石库门的大房子，七楼七底，还有亭子间，院子很大，可以摆十几桌酒席，月租金是二百两银子。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也许我们还会在上海住下去。

1916年，祖母去世了，丧事办得场面很大，家里每天有十几桌客人，还请了和尚念经和放焰口。忙乱中，突然有一天发现大门口有一颗炸弹，全家人都吓坏了，出丧的日子比预定提前了几天，家里怕出问题，没让我们站在孝子孝孙的队伍里，孝棚里的许多东西也是假的。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为了避免再有意外，1917年，全家搬到苏州。

在苏州，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父亲对书

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时能订到或买到的所有报纸他都要看,《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等,以及一些比较出名的小报,如《晶报》《金钢钻报》等。至于家里的藏书,在苏州是出了名的,据讲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家里专门有两间很大的房间,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整整齐齐摆满了书。除了为数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外,父亲不薄古人也爱今人,现代和当代出版的书籍,各种名著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他都及时买进。尤其是“五四”以后一些最新鲜最富营养的作品,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他都一本不落。

大姐元和曾回忆说:“父亲最喜欢书,记得小时候在上海,父亲去四马路买书,从第一家书店买的书丢在第二家书店,从第二家买的书丢在第三家书店……这样一家家下去,最后让男仆再一家家把书捡回来,住的饭店的房间中到处堆满了书。”在苏州的闹市观前街上,有两家规模较大的书店,老板、伙计都与父亲很熟悉,父亲一去他们就陪着在书架前挑选。平时书店进了新书就整捆地送到家里来,父亲买书都是记账的,逢年过节由管家结账付钱。当时苏州的缙绅富户不少,但像父亲这样富在藏书、

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

父亲的藏书我们可以自由翻看，他从不限制，书籍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但钟鸣鼎食、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满足，他想让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使她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开始办了一个幼儿园，他的初衷是想完成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系列规划，但因力所不及的种种原因，真正办成并坚持了十七年的只有乐益女中。为乐益，父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财产。余心正先生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曾经写道：

> 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接着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